

我是一個平凡的人，但是神卻賜給我一個不平凡的母親。

◆ 齊正義牧師

母親—— 永遠的懷念



齊正義牧師夫婦與齊牧師令星（右立者）合影

媽 媽從來沒有進過學校，從未受過一天的教育，終其一生她都是在田裡工作的鄉下人。她不懂教育理論，也沒有學過教養兒女的方法。但是我發現，從台灣到美國，我所受過的中式、西式教育，都沒有那一樣能像媽媽所留給我待人處事的教養，影響那麼深遠。

永遠都相信自己的兒子是全世界最聰明、最有辦法的人。——如今回想起來，這大概是媽媽留給我最有價值的遺產。當然，每一個作媽媽的，總覺得自己的孩子最了不起。走過半百人生路程之後，我也深切體會到，自己實在談不上聰明。但是媽媽總是對我那麼有信心。她不但在平常言談中讓我感受到她對我的堅定信心，我也常聽到她在左右鄰居閒談中誇我如何如何。儘管我並不是真的如何如何，但是在我幼小的心靈中，媽媽對我的評價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記。我這一輩子之所以能不怕艱難，不屈服於不如意的遭遇，勇往直前，實乃得力於母親的賞識與鼓舞。

母親的愛是最細膩不過了。我對媽媽最早的記憶，是小時候生病，她背著我到街上去給醫生看。我躺在診療檯，向上看，看到她站在旁邊，緊緊的抿住嘴唇。那一幅焦急的影像，距今已快五十年，但一直都歷歷如在眼前。我喊口渴，醫生建議去買一罐鳳梨汁給我喝，說去可以降火，她就匆匆地去，一回兒帶著美味無比的鳳梨汁回來了。幾年前，我自己兒子生病發燒，躺在床上，喊口渴，想吃西瓜，內人剛好不在，我自己轉著輪椅到對面市場去買一個西瓜回來。那時媽媽才被主接去一年多，為著兒子買西瓜回來，路上一邊走，一邊就浮起了多年前媽站在診療檯邊的樣子，眼淚不自禁的流下來。哦，愛，神所賜最寶貴的禮物，就是這座一代一代傳下來。

母親的愛，在我二十一歲生病，兩腿癱瘓以後的那幾年間，讓我更深切的感受到。好幾次，她來醫院陪我時，都情不自禁哭出聲來：「我來的一路看到人家年輕人都是那麼活跳跳，為什麼我只生三個兒子，就必須分到一個受這病的摧殘？」看到我這樣整天躺在病床上，她不止一次對我說：「兒，我向老天求，如果可行，我願意把自己的雙腿砍下來，讓你能站起來，走路。」我知道，這是她發自內心肺腑的話。

最令我難以忘懷的一幕，是我被送到台大醫院復健部去以後所發生。那時我已病了一年多。這一年多都是媽媽照顧我起居生活。可是到台大醫院經過初步檢查以後，醫生決定要讓我進行復健治療，其目標則是訓練我可以獨立生活。課程開始那天，復健師一大早來接我，母親也陪我一起去。但是媽媽跟到門口就不能再往前走，只能站在門外看。

訓練的第一項目是從輪椅轉換到床上，再從床上轉換到輪椅。過去那一年多，像這樣的動作，至少都需要兩個人一頭一腳的抬。可是訓練的老師卻要我自己來。我說沒辦法。然而老師示範了以後，強迫我自己轉換。我試了又試，累得滿身大汗，偷偷看一下門外的母親，她正帶著淚眼注視著我。不知道失敗了多少次，但最後終於可以自己從輪椅轉換到床上，再從床上轉換到輪椅。我注意到門外的媽媽，看到我自己能自己上下床的那種安慰表情。對於受苦中的我，那是最大的鼓勵！

接下去是自己脫衣服、穿衣服。自發病後這都是媽媽在幫我的，可是如今卻要我自己來。試了又試，終於我也學會了怎麼自己穿衣服脫衣服。就這樣，一整天媽媽就一直站在門口，帶著眼淚陪著我。我知道，她不忍心讓我吃這麼多的苦，但是為了更長遠的好處，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感謝主，三個月以後，離開台大醫院時，基本上我已經可以獨立生活了。如今媽媽已被主接去近十年。假如不是當初她忍下心，讓我受那三個月的苦，真不知道我今天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而事實上，我的教育、我的成家、我的服事，都是在我失去了兩條腿以後，推著輪椅走過來的。

我 有三個兄弟，大哥有五個兒女，家庭生活擔子很重。媽媽常常把田裡出產的米送去給大哥家。有時我們按月孝敬她的一點生活費，她也捨不得自己用，積起來，偷偷送給大哥。為什麼？她說，手指頭長短不一，但是咬到任何一根都會痛。「你大哥家累這麼重，我自己怎麼吃喝得下？你作弟弟的，也要體諒你大哥大嫂。」哦！天下父母心。到後來，內人懷孕生產時，媽媽一聽到，立刻拎著一個包袱到我家住下來。當時田裡的稻已成熟，若不及時收割會在田裡長芽壞掉，但她卻顧不得了！為什麼？她說，因為我行動不方便，媳婦生產作月子，必須有人幫忙。「稻穀長芽壞掉了，下一季可以重新再種，但兒子媳婦的需要是即刻的，我不馬上來就太遲了！」這就是母親，她把兒女看得比田裡已成熟的稻穀更重要。

母親身體一向健朗。可惜八十歲那一年發現她罹患了骨癌，就在一年之中，健康急速惡化，那年夏天弟弟和我回台灣陪她住了兩個禮拜。十一月大哥從台灣來電話，要我們立刻回去。回到台北，原來病情十分嚴重的母親，也許心情愉快，又大有起色。我們陪她住了十幾天，媽媽竟然趕我們回美國。「你在美國教會那麼忙，不可以放下那麼久。」「你在洛杉磯的生意要緊，商場如戰場，不可以在台灣待這麼久。」和醫生商量以後，醫生認為她的情況尚稱穩定，也建議我們回美國。誰知道，回美國不到一個月，再得到大哥從台灣打來的電話，趕回去，已來不及送母親走人生最後一程了。

不過，我們感謝主，在弟弟和我接受耶穌救恩之時，媽媽也信了主。住院期間，又能請到基督徒特別護士，使媽媽能在詩歌和讀經親近主的情況下，走她最後的一段路。

母親，這一份永遠的懷念今生都要跟著我。但是，更感謝主，我知道母親如今在那裡，也有確信，能把這份懷念，來日帶到永恆裡，在主面前與她分享。